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九

肅宗朝九

辛未十七年春正月 上特下旨別諭于三南道臣曰否德忝位遭罹屯艱夙宵憂懼莫敢或遑對玉食而思稼穡之艱難御輕暖而念紡績之辛苦耿耿一念何嘗不在於安民保邦而秪緣仁不足以澤物明不足以燭理發政圖事動輒乖戾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愛民之實自速皇天之譴怒以致災荒之孔棘水旱風霜害爾禾穀使我三南根本之地億

萬無辜之民飢困至此壯者散而之四弱者塡于溝壑噫嘻正當載陽品物咸囿於雨露而哀我赤子亦獨何辜生此不辰蔀屋無奠居之樂中谷有仳離之歎靡有孑遺之慘將復見於今日心焉若割尚寐無吪也嗚呼惟天作之君作之師者蓋所以爲民也予旣不能制民之產使無恒心又不能量入爲出積儲罍恥縱欲發倉而殆同無麪之不飥雖已蠲役而未見實惠之下究此罔非寡躬之失夫復何言然念民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父

毋雖貧不能養爲其子者豈有棄父母而去者乎予方與廟堂諸臣日夜謀度以求濟活之策且就三南被災中尤甚邑田稅大同特令停捧餘外擾民之事一切停罷以示若保之意嗟爾赤子念祖宗之深仁厚澤體寡昧之至誠惻怛忍飢忍寒各保爾家無或流散無或竊盜而亦宜勸諭隣里盖藏者必須升合相資無爲獨生是所望於爾等者也吁一紙悃愊敷告丁寧言非騰口亶出由衷咨爾方伯諒予此心明白曉諭而前頭設賑亦

且不遠為今日列邑守令者若以民飢與同飢民死與同死為心至誠救活則庶幾民無捐瘠而賑政有著實之效矣並宜知悉另加申飭至於湖南封進朔膳亦令該曹依嶺南例限今秋稟旨量減○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權大運以都下饑困特甚請出戶曹貿置穀萬餘石從輕發賣而仍請自
上特下備忘以行之
上遂下教縷縷備示軫念都民之意令該曹舉行大運曰新折受處既有還給之教矣伊川有訓鍊都監屯田一處

及黃腸所封三處並入於折受移屬於義宮
楊根邑內亦入其中請並命還給 上可之
大運曰京外民生值此大無擧皆塡壑而獨
於祿俸不爲減省實未安矣諸臣多以爲言
上曰我國祿俸元來薄略實非忠信重祿之
義予意則不欲減省而諸臣所達如此不得
已從之○二月備忘記曰各司開坐日長則
卯仕酉罷日短則辰仕申罷自是法典而比
來百隷怠慢成習偃臥其家日晏赴衙雖閒
漫公事必致夜深後入啓事之寒心久矣去

年秋間啓下禁府之上言令始覆奏已極稽緩而亦不趂早開坐未免深夜入啓宜有警責之道禁府當該堂郎並從重推考自今以後依前下教事係大段變通者外循例公事必於三日內覆啓一依大典開坐事更加申飭○上詣貞陵展謁後行酌獻禮還至沙河里登壇閱武仍命牽來太僕馬三匹分賜三大將 上引宋太祖歷謁武成王故事將於回鑾之路駐駕武安王廟入瞻遺像令諸大臣講定節目左議政睦來善以爲宜倣周王

式商容之閭行式禮右議政閔黯則以為不
宜拜且不宜式當擧手揖 上從黯議三司
請對以無國朝前例請停歷入之擧 上曰
武安王萬古忠義素所嘉歎旣過其門油然
興感入瞻何妨不從○上下備忘記曰噫武
安王之忠義實千古所罕予嘗題一絶句詩見下
于關王之圖以寓尋常歎慕之意而每於
東道陵幸往來之時一欲入瞻肅肅之遺像
矣今玆歷入實出於曠世相感之意而亦所
以激勵武士本非取快一時之遊觀而已㳂

爾諸將須體此意益勵忠義捍衛王室是所望於爾等者也且東南關王廟宇破傷之處其令該曹斯速涓吉着實修改遣官致祭而祭文中備悉予遐想夐歎之意○三月 上下備忘曰頃日瞻觀武安王遺像美鬚顯有剪斷之形事甚未安此等處一新修補仍念祖宗朝建祠崇奉實出景仰忠節之盛意而不禁雜人致有此事其他傷汚處亦多使肅清之廟宇作一行人褻玩之所若不別樣禁斷則今日修改明日傷破殊無致敬之本意

今後若又有如此之患見發於摘奸時則當
該守直官從重論罪之意各別嚴飭○上親
臨慕華舘閱武下備忘記曰騎射乃武士之
長技也自　孝廟朝罷革射立騎射之法盖
非偶然而近來武士不體朝家勸奬之意年
未甚老而資秩稍高則視若羞恥事自稱衰
耄公然抛棄昨閱除初試舉案則騎芻不參
者至於一百三十人之多事甚可駭雖難盡
繩以軍法並令追射事分付試所○夏六月
引見大臣備局諸宰領議政權大運以江都

築城事陳白曰訓鍊都監之軍乃輦下親兵固不可赴役於遠外以御營軍五百名除番赴役似便但諸議多以聚軍外地為慮矣
上曰此則過慮也頃年墩臺之役雖有意外之事何可每疑其如是耶右議政閔黯曰或以募軍為便而應募者近萬名無統領事必不集莫如專用節制之軍而海邊軍卒頗習築土之役黃海道禁衛軍當番者除番赴役而令去軍裝則何慮之有　上曰諸臣雖各有所見而以御營軍赴役如大臣言可也右

參贊柳命天以意外事變爲慮黯曰頃年惡言亦出於僧軍僧軍是募軍之類若以此爲慮則募軍不可役矣 上曰人君之心貴於豁達御衆之道務在寬弘昔宋太祖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若事事出慮節節生疑則非人君含弘廣大之度此役但當用有節制之兵何可豫疑於不當疑之地乎設有意外之患非所逆料也○秋七月慶尚道觀察使閔昌道辭朝 上引見諭之曰諸道方伯孰非重任而嶺南爲最前歲凶歉振古所無安集

流散為急先務其往懋哉昌道曰文官之出入兩司者蓋尠出宰而率多武蔭弊瘼滋甚殿最雖宜盡心自朝家亦不可不擇送矣

上曰治績不係文南武固宜擇送而考其治不治惟在殿最之嚴明矣且嶺南素稱人才府庫而士習渝薄漸不如古卿須廉問必擇可合調用者以聞○閏月 上手題一律下政院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纔標榜老少轉橫圻公道時淪喪私心日係着須知殷鑑邇終始竭忠力仍下敎曰噫朋黨之

禍尙忍言哉曩時羣壬柄權老少分裂公道
日喪私意日勝末流之害終至於義理晦塞
朋黨之禍尙忍言哉目今化理維新朝著清
明一乃心力夾輔王室此誠可有爲之機也
雖然或勤或怠不繼初心固人情之所難免
則諄諄勅勵不害爲加勉之道故不揆短拙
親題一律以寓予志咨爾大小臣僚倘或體
此至意痛去己私終始保合則玆豈非國家
無疆之福歟言出肝膈宜各勉旃○引見大
臣備局諸宰 上因大臣言三南賑穀及組

稅特命蠲減卽命承旨就榻前書下備忘曰哀我民生纔經大侵萬死一生譬如大病之人氣血未復也此時懷保之策在所當先今若諉以稍稔許多賑穀一時還徵則此正古人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也是豈王政所可忍乎其令該曹該廳分輕重稟旨變通上年停捧之田稅全減大同則量減以示朝家德意○上親製千字序文下春坊春坊請刊出幷卷待東宮開筵以此文進講許之其文曰予惟千字一書卽梁朝周興

嗣之所撰也昔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
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
無序令興嗣韻之興嗣編綴於一日之內鬢
髮爲之盡白可見用力之勤而其所以排比
者亦可謂精且切矣仍又思惟春宮方講習
是書而性旣聰朗心智日長加意學問政在
匪遠每當誦讀之際不惟只識字訓而已必
須反覆紬繹觸類而長之如讀孝當竭力之
句則思文王之日三朝而必也愉愉怡怡洞
洞屬屬讀尺壁寸陰之句則如舜投珠璧爲

惜寸陰而必也賤寶貴德學如不及讀克念作聖之句則念聖狂之判在乎理欲而必也遏爾人欲擴爾天理讀知過必改之句則體羲易之風雷益而必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讀務玆稼穡之句則知盤中粒米皆出辛苦而必也尚儉節用為國惜福日夕孜孜體驗于身則未必不為開發成就之一助云爾○御晝講知經筵沈梓曰侍從臣有老母被賜賚者將會其老母而設宴以侈上恩甚盛擧也 宣廟朝西平府院君韓浚

讌故參判洪履祥等及 仁廟朝新豐府院君張維故判書李植等爲老母設宴時有宣醞賜樂賜物之恩故相臣盧守愼母年過八十設壽席 宣廟至令朝臣赴宴而賜樂賜物臣亦竊附故事敢奏 上謂事甚稀貴命依 宣廟朝故事而行之○上下備忘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正經界者王政之先務也我國經界不正賦役仍以不均諸道量田縱不能一時並舉漸修此法則不有愈於一任其不均而置之相忘耶其令廟堂商確

稟處後因大臣言令待明年行之○八月
上特遣中官于江都慰諭築城士卒賜香醞
六十瓶其他賜賚甚厚仍令江華留守宣諭
曰噫可信可恤者非士卒乎平居無事環衛
王室金革有警執戈前驅其休其戚與國共
之可信可恤者固非士卒乎今玆江都版築
之舉實出於迨天未雨桑土綢繆之策而工
役浩穰若非軍門之健兒不足以竭力趍赴
速了大役是予之所以倚信爾等有此徵召
者也然念爾等身操版鍤勞苦實多予之矜

念奚特宋帝之軫恤西征將士而已哉玆遣
中官以諭予意仍加錫賚以慰其勞而又以
御酒六十瓶特賜爾等縱不能徧及諸軍盖
亦投醪河同流飮之義也宜各知悉盡心王
事事卿其待中使下去頒賞之時明白宣布
而軍卒中如有不遵將令作拏村閭者繩以
軍令斷不饒貸事亦宜曉諭○上詣大學謁
文廟仍策士是日曉頭 上御下輦臺先下
備忘記令揭示戒諭多士曰噫設庠序學校
以養四方之士者盖為其講劘正學擇善修

身本乎人倫明乎物理者也豈徒作文干祿而已哉昔顓孫師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誠能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則祿不干而自至矣此豈非萬世之格言耶竊觀比來世降俗末士習不古經明行修曉達治體者少而尚文辭遺經業趨祿利者滔滔有之斯豈惟我 祖宗興學作人之本意哉予於此未嘗不爲世道發一慨也仍記昔安定胡公嘗爲蘇湖教授孜孜雅飭其弟子之辭氣異乎常

人紹伊濟濟章甫密邇尺五上下情志藹然流通誘掖激勵寧不在玆咨爾多士敬聽予訓服膺勿失漸摩成就則其爲國家斯文之幸可勝言哉亶出心腹宜各猛省○九月

上渡露梁津見成三問等六臣墓在路傍感其節義特命遣官賜祭仍命遣近侍致祭于魯山大君墓判府事金德遠以爲六臣墓雖有古來流傳之說而猶無明白可據之證朴彭年後孫故郡守崇古嘗爲之竪石表識而不敢定謂祖墳云 上遂令祭于其祠又因

禮官言聞未復官教曰六臣與明朝方孝孺何異即命復官且賜祠額旋因諸臣爭執始令姑寢前命只行魯山墓致祭○下教曰予以不穀叨承丕基顧諟明命恐墜付托夙夜寅畏罔或怠忽秖緣才疎德薄施措乖舛國勢日趨委靡民生日益困窮雖微咎徵已多虞端不料雷電之變遽發於閉蟄之月虩虩燁燁殆同盛夏不知何樣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而仁天之降災儆予若是其諄諄耶乾象玄遠縱未易窺測災不虛生必有所召靜思

厥繇亶在否德反躬省愆一倍兢惕罔知攸措也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讜直之言以匡小子之不逮咨爾大小臣僚深體前日戒諭之旨割斷私意恢張公道且念昔人僅容旋馬之義亟罷土木務盡節約惟以愛君如父憂國如家爲己任同心戮力夾輔王室少荅天譴弘濟時艱○冬十一月 上下備忘記曰予觀國朝故事 太宗二年命畫前代可法之事于壁上 成宗元年命擇可法可戒者圖畫作屏仍令詞臣詩以詠之是

豈取玩於繪事哉今欲取前代善可爲法惡
可爲戒者各八事以其類描作二屛屛各八
疊張之座隅以資省察其令玉堂董成之主
文之臣各以其事製律詩弁諸屛幅以進善
者帝堯之任賢圖治帝舜之作歌勑命夏禹
之揭器求言商湯之桑林禱雨中宗之德滅
祥桑周文之澤及枯骨武王之丹書受戒宣
王之感諫勤政惡者夏太康之遊畋失位漢
成帝之市里微行哀帝之嬖倖黜賢靈帝之
西邸鬻爵晉武帝之羊車遊宴唐玄宗之歛

財傷費懿宗之怨流諫臣宋徽宗之任用奸賊凡十六事也○上特下備忘記令布告中外有曰夏禹之世功成治定黎民皞皞而猶以不若唐虞痛自刻責至於下車泣辜至誠惻怛之意藹然乎辭表千載之下有足感動者嗚呼今日國歩之屯艱維其棘矣氓俗之乖敗亦孔棘矣愛親敬兄忠君爭長漫不知為何事悖倫亂常日加月增耳聞目見罔非鷙心不圖湖西又有父殺子之變噫父子慈愛天賦之常性無貴賤同得彼雖蚩蚩忍為

此至不忍之事豈無所以哉魯論云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旨哉言乎藐予小子無才無德
臨小民今過一紀而曾不知以德禮先之一
之使民日遷善但欲以法制刑罰苟冀其遠
罪是特其末而不探其本也繇是觀之吾民
之不自愛而輕犯法實由於導率之乖方寡
昧之痛心奚但大禹之泣辜而已哉咨爾大
小民庶體予反覆誥諭之至意感發本然之
善心盡其職分之當然一日二日各自激勵

則於變時雍之化豈特專美於唐虞○夜
上宣醞玉堂製下七言詩曰雪風如劍折綿
寒金闕沈沈夜已闌忽憶登瀛傳御饌最最
醉飽侈恩權且以小序引之曰帷幄之臣職
親地禁香含雞舌講備顧問古人至比於登
瀛洲可謂一時之極選而自 祖宗朝親之
信之恩禮之逈別不啻若家人父子者夫豈
偶然哉卿等俱以文雅昵侍講筵至誠啓沃
思盡職責予甚嘉尚曰篤不忘也即今寒事
漸緊更鼓漸遲對天厨之珍羞而念禁直之

寂寥特賜御製法醞兼題一絕以寓予意焉
蓋寵之也玉堂入直官進箋以謝賡韻以進
○十二月特命該曹復成三問等六人爵遣
官致祭賜祠額愍節下備忘記曰夫有國之
所先務者固莫大乎崇節奬義人臣之所最
難者亦莫過乎仗節死義此古昔帝王之所
以必重節義之士而輒加褒錄者也念彼六
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所事
死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能而其忠節凜凜於
數百年之下可與皇明方孝孺景清輩同日

語矣刻適有事先陵輦過墓傍於予心尤有所感者噫為親者諱詐昧斯義而弟子之所欲褒者不惟秖為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教聖意有在則今日此擧實所以紹世祖之遺意先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之事乎成三問等六人其令該曹特為復官致祭以樹百代之風聲

壬申 十八年春正月 上特下備忘于百官起居班曰陰盡北陸春迎東郊天地和同萬品昭蘇體乾元之至仁新一代之庶政至誠無

息此正其機也咨爾大小臣僚體此誥諭痛革舊染與歲俱新是予之切望者也且布德和令教飭農事王政之所先務宜令諸道方伯申飭列邑廣詢元元疾苦條列以聞而仍令修治其封疆審端其經術皆自力田各盡人事以示朝家恤民務本之意○副提學權瑎請對入侍白 上曰異國珍物本非人君所當玩外間有銀鼠皮作御裘之說臣竊慨然晉武帝唐玄宗不過凡主而焚雉頭裘錦繡帳史氏美之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若兩

君之所為乎 上嘉納之即命下銀鼠裘二
領於政院使焚之仍降備忘曰夫焚者不過
一畜物而在昔姬周西旅貢獒君奭作書惓
惓告戒武王者何哉恐或其玩物喪志終累
大德也今日筵中副提學權瑎以却異物昭
儉德之意縷縷陳達辭意激切款款忠愛古
今一般予既已嘉其誠而可其奏矣今以御
裘及未裁縫者并下本院其令尚方悉焚之
以示予翕受敷施之實○引見下直監司兵
使面諭而遣之仍令入侍承旨書備忘以下

曰國俗澆薄民志不固一聞浮言輒至波蕩京中士夫胥動訛言挈家下鄉者繼屬於道以致村閭騷然云無識愚氓不必深罪身為士夫稍知分義者所當曉諭鎮定之不暇而動於不當動之說先思各自保身之心脫有金革之警尚何望其為王前驅其令京兆中飭各部表表士夫之驚動下鄉者精查以聞後因大臣言姑寢查問之舉令加警飭○上親製大明集禮序文下政院使之一體繡梓序文曰夫天下之至理寓之於禮禮也者日

用事物之所當然而體用備具小大由之此
所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不可斯須
去身者也予於萬幾之暇繙閱方冊得集禮
一部書迺大明　太祖高皇帝之所撰定也
編帙摠四十卷而上自祀天祭地宗廟社稷
之禮以至朝會冠昏朝貢親征弔賻之儀莫
不昭載纖悉該博夫以台小子之昧於禮學
者尚且一展瞭然多所裨益然後知是書實
禮家之指南而與我朝五禮儀相表裏為萬
世不刊之典也惜乎其御府所藏頗有脫落

不克成帙爰命王署蒐取禮部俾補其缺又允可儒臣李允脩之奏精寫一通詳加校讎仍付二南爲之剞劂廣布臣隣而壽其傳以中子有庸五禮之意庶乎有補於治化之萬一云○三月復故副摠管成勝爵勝三問之父也六臣之死勝亦與之　上旣復六臣官爵洪州儒生等上疏曰勝之丘墓在本州魯隱洞距舊宅數里而近三問妻亦葬其側而勝之父子家産盡沒入官本道連山縣有成家田民方屬勳府而聞其臧獲至今招魂設

其歲一次六臣既復官則勝不宜異同且請
還給其田民俾禁遺墓之樵牧 上令該府
議處覆奏以成家田土今當出給而奴婢則
文書無可據本府奴婢在連山縣者特爲劃
給爲宜 上許之○夏五月旱甚遣大臣禱
雨不驗於是下備忘記曰再次祈雨之後視
天夢夢尙靳霈澤言念民事若恫在己顧予
誠意淺薄不足以感格天心而民事之渴悶
至此躬詣南郊代犧祈禱之舉不容少緩其
令禮官不卜日舉行仍令大提學製進親祭

文具陳予罪己之意且命有司申飭諸司及
侍衛將卒於壇所舉動時毋得踐蹂禾穀以
傷為民禱雨之意○秋八月夜對承旨沈䅳
自湖臬遞歸極陳沿邊水災 上惻然下教
曰今年水災八路同然京甸湖西海西等三
道既許給災且減渰死人身布矣抑念諸道
民人或有家舍覆沒田疇沉壓赤身奔避蕩
盡家産之類雖幸免死顛頓流離無以保存
其為矜惻與死者何異其令諸道道臣別為
抄出以聞一體蠲役廣示朝家恤民之德意

○九月 上自製二首詩以御筆鏤板以下

曰一即曾題關王之圖者一即歷入東關王

廟有感而作者也其令分揭于東南關王廟

以表予敬慕之意詩曰生平我愛壽亭公節

義精忠萬古崇志勞匡復身先逝烈士千秋

淚滿胷有事春郊歷古廟入瞻遺像肅然清

今辰致敬思逾切願佑吾東萬世寧○冬十

月 上命拔後園舊種棕櫚木送還民間本

主 上嘗求棕櫚木聞前安岳郡守洪萬恢

家有之使掖隸求之盖以萬恢即永安尉洪

枉元季子為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曰頂踵
國恩髮膚不敢惜况卉木乎但雖名國戚屬
踈為外臣以卉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敢
復留之即拔去之換隷白其狀 上稱善遂
有是命○十一月 上以畿甸及湖西海西
被灾為尤甚特下備忘諭三道監司曰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可愛非民可恤非民乎
以涼德為民父母莫敢遑寧一人饑猶吾之
饑一人寒猶吾之寒相與謀度于廣廈之上
者一則民事二則民事而恵澤未究竊困日

甚厥故安在正坐乎不能以實心行實政也
政令如此則視聽自我之天安得不赫然威
怒而降饑饉也哉今歲災荒亦孔之棘矣水
旱風霜辛痒稼穡冬序未盡室如懸磬扶老
携幼散而之四村落殆空景象蕭然則來春
道殣之慘不言可想嗚呼書不云乎暑雨祁
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思艱圖易之責豈在一
人而緣予不辟使我無罪無辜之赤子替罹
荼毒興言及此不覺哽咽凡係蠲役賙賑之
政或已舉行或方講究靡不用極咨爾方伯

體予至意申明列邑勞之來之撫摩是先若涉救民何憚條奏且前頭設賑之時必使守令如治家事勿委監色身自擔當至誠濟活得免捐瘠是予之日夜冀望者並宜知悉着念奉行○夜風雪甚 上下教曰燠室擁衾尚覺凜冽念彼貧殘軍卒何以堪之闕內入直之士自內賜酒食宮城外衛卒其令內資寺饋酒司宰監賜着以示予軫恤之意○十二月 上特下旨諭八道監司曰重莫重於人命死不可以復生是以雖以人主之枝當

霆之威操生殺之柄者凡於刑人殺人不敢
循喜怒之私其生其死一付公議今夫殺人
僞印必誅之罪難貸之惡而猶尙會集卿宰
再三詳覈引律擬罪求生必死情罪俱無可
恕然後諸大夫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者豈非人
命至重不如是或恐有抱寃枉死以傷和氣
也歟由此觀之國家之所以重人命者爲如
何而奈之何大小州縣之官罔念欽恤之道
决罰多不如法或因纎芥之嫌或觸一時之
怒別用大杖恣意撲殺輕視人命不啻草芥

事之寒心孰甚於此昨觀歲抄諸道守令之
犯此條而獲譴者亦非一二故如此之類一
不牽復俾知有所懲戢而不可無別樣申飭
之道咨爾方伯須以此意曉諭列邑各自惕
念期革弊習而凡為字牧者不體明教違法
濫刑猶夫前日而隨事現發則當繩以重律
斷不饒貸卿其着實舉行○上覽湖南殺獄
按問多疎漏乃下教曰殺獄之最緊最重者
莫如檢覆一有不明死生係焉可不詳審乎
間有外方守令厭其親審付之下吏因緣用

奸任意增減獄事遷就至有數十年不決而
瘐死獄中者此寃之所由興也予甚惻然
其令該曹知委諸道自今以往該官必親自
開檢一從無寃錄毋或有難明未盡之患
癸酉 十九年春二月 上謁穆陵仍歷拜健元
陵徽陵崇陵顯陵還至茵匠里峴見民人坌
集 上駐馬欲招集慰諭之諸大臣請到晝
停所行之 上行至晝停所御帳殿招入父
老以手札慰諭曰噫自予否德忝位以來水
旱風霜逐歲爲灾卒痒稼穡使我赤子曾未

有一日莫居之樂至若去歲之災荒八路同
然近古所罕而畿甸根本之地比他最酷節
屆春和萬物咸囿於雨露而哀我民斯獨阽
於飢困究厥所以職由予之不能盡君師之
責而然也若恫在躬玉食何安凡係蠲役賙
賑之政業已講究靡不用極而今當園陵禮
畢鑾輿載回之辰顧瞻田野如傷惻怛之懷
自不覺其益切于中為之停車特召爾等用
敷心腹之辭仍命有司畿内各邑今春收米
及田稅米太使之待秋退捧其中田稅已納

之邑特以該廳穀物移轉代給至於楊州陵寢多在於一邑廣州今番行幸時亦多有奔走之勞理宜優恤故楊州丁卯條還上特爲蕩减廣州田稅米太亦令該廳禀旨變通以示別樣軫恤之意嗟爾士民體予至誠拯救之意毋或流散各保其家服田力穡庶幾有秋是予之所望於爾等者也○楊州儒生李齊華等上䟽請永减本州田稅收米兩役之一以紓民力命廟堂禀處廟堂以爲惟正之供不可以民人之請輕議永减請置之 上

判曰國之為政愛民為大矧今謁陵歸路為之駐駕招集父老降手札而慰諭擧一邑而施惠實是非常之擧 列聖九陵在於楊州徭役之重民力之困誠有所難處者今此齊民同聲哀籲於香案咫尺之前為民父母惻隱之心自不覺油然而生静坐深宮中夜耿耿噫予既訪問其情願矣求之前史亦有行之者楊州一邑收米特為永減以示軫恤之意○白虹貫日 上特下求言之教曰不穀忝位十九年于玆矣恐墜付畀夙夜戰兢一

政一令未嘗不十分審愼而秖緣施措之間動輒乖謬不合於時宜人事之失若此故仁愛之天赫然震怒荐降咎徵固已不遑寧處矣陰虹貫陽之變又見於民憂孔棘之日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上天之示警若是丁寧歟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噫嘻災不虛生必有所召今玆致異實由凉德反躬省愆一倍危懍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小子之不逮

言雖不中予不之罪亦豈無責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寅畏之意痛袪一己之私協心共濟奉法率職少荅天譴○三月教曰今慶德宮承暉殿墻垣修改時有人枯骨不啻狼藉必是舊遠埋葬之地聞来不覺惻然骨雖朽矣予為民主其無顧恤之典乎兹用自製祭文以下其令該曹各別斂瘞仍為賜祭以表予意其祭文曰營殿歲久而圮而毁穀朝是差載修載理仍舊恢拓承暉之北土役方張忽見枯骨嗟爾子魂

幾閱年時無主無依不其餧而我為民主惻然何其憂命有司歛之瘞之賜以薄貝用表予意感應不爽庶幾歆止○教曰昔宋臣李沆對真宗之問曰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此誠萬古格言也日昨臺臣以捕盜大將拿問事有所論啓矣即者內官崔尚仰為捕將伸辨事陳達而以翰苑聽直之捕捉有若大段不測之變潛伏將發者然聽其語意極涉網繆似有來脉故嚴問於尚仰則果稱李德屹因大將之

言欲達天聽故陳啓云今此厩直之捕捉曲
折所犯虛實全未聞知而此路一開日後曲
逕密啓有不可勝言而其流之害將至於國
不爲國凡天下之事更歷事變則人情自有
懲羹之心予於曩時密啓之害思之至今不
覺慨惋藉令今日密啓十分公正恪當安知
後之密啓者皆出於公且正乎不可不嚴加
提坊內官崔尚仰書題李德屹並邊遠定配
○夏五月教曰自前朝講時刻差早閤門習
講時例爲明燭而今日時刻太晚承旨知悉

申飭○秋九月 上謁厚陵還到松都歷入
穆清殿舊墟駐駕周覽御南門樓招父老立
樓下命承旨慰諭仍命蠲滌本府舊糴穀未
捧者及出債各衙門支勅而當責於民間者
米豆租一千二百餘石銀錢九千兩大小米
三千石綿布三十同鍮鐵千斤父老等陳本
府獨當勅需而中江開市亦獨爲責應之難
及東伍納米之弊又請長湍松西面豐德德
豐面金川故郡給屬本府 上以商議變通
之意曉諭之○上下御製詩三首于政院命

鏤板揭于松都南門樓其一 去年重遇龍飛
歲今日欣瞻 聖祖宮奚但羹墻追慕倍緬
懷洪烈意無窮其二 繁華氣象漠然衰千載
空餘麥秀基欲識古今興喪處須將伊訓玩
心思其三 纔步登臨百尺樓我心非是喜觀
遊今辰闤闠咨詢地更願覃恩普八州○御
書講領府事金德遠曰畿甸賦役偏重松都
之民既已受惠而各邑獨未蒙惠似有歉處
之道 上曰此予意也遂下備忘記曰親臨
滿月臺之日軫恤畿民有所下詢仍就前日

所分給千石之中使之參酌加給矣今番行
幸道里頗遠與近陵之回鑾於一日之內者
有異動一道之民奔走供億而朝家之所施
者甚鮮不能遍及於予心終有所歉然不可
不別樣施惠其令廟堂商量稟處◯冬十月
下教曰予聞欲保良民莫如先嚴贓法雖以
宋祖之寬厚立國獨於贓吏無所貸而我國
贓法最爲不嚴前後守宰之犯贓就理者或
因赦倖逭或行查白脫無一人依法抵罪者
噫烹阿之鼎不設於庭而貪汚之吏日事橫

歛民安得不困乎自今以後必須嚴立贓法毋有撓屈是亦保民之一道也其令王府稟
旨舉行○以雷變下求言之教曰不穀忝位十有九年而才淺德薄施措乖舛自速皇天之倬怒水旱風霜之災可怕可愕之變式月斯生殆無虛歲迺者大雷電之變遽發於純陰閉藏之節爗爗虩虩有甚盛夏詩人所謂不寧不令者不啻近之未知何様禍機伏於冥冥而仁天之譴告若是丁寧耶冬雷之異曾或有之而豈如今日之驚心者乎此決非

尋常流行之災苟究致此罔不由於人事之
失於下則厥咎誰執亶在否德若何以弭災
若何以扶顚一倍危懍罔知攸措也承旨代
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切直之言上自寡躬
闕遺下至生民利病極言竭論毋有所隱言
雖不中予不之罪也噫咨爾大小臣僚自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盡瘁王室遭玆岌業之秋
憂時愛君之忱想必有倍於平日須各體予
至懷割斷己私精白一心奉法率職少答天
譴弘濟時艱承旨請以 上教直爲頒示册

啓從之

甲戌二十年春正月　上親製朱文公小學序文使之弁于篇首其文曰小學何爲而作也古之人生甫八歲必受是書卽三代教人之法也自嬴秦坑焚以來經籍蕩殘存者幾希此新安朱夫子之所以慨然乎世教之陵弛輯舊聞而牖來學者也嗚呼是書也規模節次燦然備具有內外之分有本末之序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玆三者內也本也次言稽古所以摭往行而證之也曰嘉言曰善行玆

二者外也末也果能於斯三者沈潛反覆驗
之于身則二者不過推廣而實之而已譬如
綱擧則目張根培則支達此正小子入道之
初程蒙養之聖功豈易言哉若夫敬身一篇
儘覺緊切蓋嘗論之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
成終徹上徹下而敬怠之間吉凶立判是以
武王踐祚之初師尚父之所以惓惓陳戒者
不越乎是學者誠有味于斯動靜必於敬造
次必於敬收吾出入之心立吾正大之本今
日下一功明日做一事於不知不覺之中靈

臺泰然表裏洞徹則進乎大學所謂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特一舉而措之矣其於
風化烏可少補云爾又親製時敏堂銘并序
曰時敏堂在儲承殿之南即世子胄筵之正
堂也堂以時敏名蓋取諸說命務時敏之義
焉誠以元良一國之本而學與不學治亂自
判苟不早遂自下敏於學而如有所不及則
其何以日進緝熙之域哉遂以作銘用替盤
盂云爾銘曰睠彼銅闈煥焉高堂曰時曰敏
訓義孔彰萬民攸繫一國元良學之勤否寔

判與亡粤惟　聖祖暨我　先王毓德春宮
罔有怠荒晝莚夜對玉食未遑誠意藹然相
得益章至矣盡矣邁古禹湯嗟汝體法不愆
不忘不役耳目不邇貂璫左右正士前後剛
方惟日孜孜無息自強厥德日修天祿日昌
匪我臆說聖言煌煌替古盤銘以資檢防
上又親製儆戒十箴以賜世子其法三朝箴
曰於乎百行非孝不立天經地義萬古不易
惟孝爲大文王是則日三問寢洞洞屬屬其
親賢士箴曰紛華波蕩此心難持是以涵養

賢士必資前後宮僚左右賓師規違朝夕非法不為其勤講學箴曰嗟哉為學貴乎明理章句則末記誦餘事予訓汝體汲汲典墳勤怠之判治亂之分其謹幽獨箴曰幽獨得肆此心易放莫謂無知明明在上克念克敬必擴充之屋漏在邇須以為師其戒逸豫箴曰今來古往鴆毒宴安元聖懇懇七更其端念玆在玆所其無逸罔敢或懈兢兢業業其納忠言箴曰藥不瞑眩厥疾奚瘳勿謂逆心而必反求求之如何必有其道惟將太甲反覆

戒告其聖讒說箴曰讒人爲禍何莫不然君臣際遇則尤怕焉聖讒遠佞詐有他途終始誠意務盡交孚其愼喜怒箴曰七情之中曰怒曰喜中之則難發之則易此病不除更做甚事中之如何必也當理其崇儉約箴曰還邦興邦由奢由儉夷考前牒符契著驗大警厥心懋乃儉德爲國惜福爲民作式其明賞罰箴曰以勸以懲惟賞惟罰用是昔人廼愼廼必欲明二者宜戒偏着大公照臨人心可服○二月 上展謁獻陵以輦路新開役民

不少命優恤之宣惠廳請廣州今年春大同
米每田一結各除二斗從之○上特命遣官
祭東郊衆塚是辛亥饑死人所瘞也曾於謁
寧陵時戒有司致酹至是又用其例○上駕
到廣津召本州諸父老詢其疾苦對曰舊年
糶糴逋欠甚多催科之患及於族隣 上命
就最舊者量減之○夏四月下備忘記曰予
惟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何語可隱予畢所
蘊而仍及交修之道可乎嗚呼以曾母之賢
而不免投杼是以從古所難言者莫難於父

子之間所易動者莫易於父子之間也當初
建儲之日緯漢之蹤猝起又有疾始冊等
說噫嘻等於前代之史略已閱覽非不知伺
間恐動之手段每在乎此等處而非惟父子
之間人所易動予病恒在粗暴此病根痼發
必做錯向時處分之過當職由於此也嘗於
燕閒之際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建儲乃
宗社之大計也今日臣子即世祿之舊臣也
安有為宗社定大計而為世祿之臣者如非
悖理之人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然則緯

漢之究計無乃得售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實神明之所知也又竊觀已巳以後被輩之所爲若非循私蔑公則率皆反道悖倫予於是決知其不足與共國事而國家處事亦豈容易姑且隱忍中夜慨惋者久矣今幸天誘其衷黜之與以完陰謀欺誣君父魚肉搢紳之計透露無餘當是之時若以顚倒爲念不思所以廓揮乾斷則是知過而不改其得其失孰輕孰重乎噫嘻爲今日懲前毖後之道將若之何正宜割斷私意

痛絶疑阻開心見誠以禮接下開不諱之門
納忠讜之論言可用則翕受敷施言不可用
則置之而已設有狂妄不中之言亦必優容
不少摧折實是切急之務此寡昧之所以大
自警于心而亦有以責勵臣隣庶冀其交修
者也一紙播告言出肝膈咨爾羣工敬而聽
之政院請布告中外從之○下備忘記曰邦
運回泰中壼復位則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
收張氏王后璽綬仍賜禧嬪舊爵以爲世子
不廢定省之禮又教曰前頭冊禮時例有告

廟頒教之禮而即今復壹位及廢置之事不可不先告此有事則告之義也令該曹舉行而告廟文中以莫察忠言誤疑良佐之意措辭可也○下備忘記曰追惟已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也莫察悃愊摘抉語言誤疑良佐遂至於是禮衰而幽鬱莫伸予嘗平心徐究怳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矣奚但今日而已哉然則今玆渙發綸音重正壹位寔出於復天理之公而賴宗社之默佑也宜命詞臣前頭頒教文中以此意明白措辭

○五月吏曹判書柳尚運侍　上言人君有
過舉爲臣子者陳疏力爭固其職耳不必以
此褒贈而吳斗寅朴泰輔不幸先死不得與
覩今日之慶若有隱卒之典則有光聖德
上曰兩臣忠節可比於孔道輔旣許復官旌
閭卿言如此其贈吳斗寅議政朴泰輔正卿
○閏月前郡守宋基泰上疏進其父時烈遺
跡及　孝廟御札三幅　上答曰所進三幅
御札雙手擎讀不覺涕泗之沾襟而至若
聖祖密勿之宏規遠謨度越千古其在予繼

述之心欽玩莊誦感愴架增當付諸秉筆之
臣記載汗青昭示萬禩而亦使有節略處一
欵當與大臣議處獨對時說話之案錄於冊
子者想必藏置矣亦宜投進而仍省附陳先
卿三度疏章其所以闡揚 聖祖之至德畢
義效忠至死彌篤之誠炳炳凛凛可質神明
而着署之手迹宛然依依若在世而封章者
予執書盡傷益切悔恨之心也噫先卿實無
負於予而予獨負先卿悠悠九地孰知 我悲
仍念宵人之戕賢毒正何代無之而未有如

已巳之慘刻者邪正之分於是立判而義易
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說詎不信哉茲
用悉數心腹以示至意焉○御晝講李彦綱
言近有量減大同之令是田役也身役亦宜
視此量減 上命廟堂議之後南九萬白
上曰民之最難堪者在身役請人除一疋而
當納一疋半者除其半 上可之○六月復
以李珥成渾從享于文廟先期賜祭于其家
仍宣教文諸道鄉校使巡察使造位版以頒
推擇言曰舉行蓋用壬戌陞配時舊例也是

日百官陳賀頒教中外○秋九月副司直金世翊試士嶺南而歸疏論本道諸宮格外折受及河陽民田事　上荅以戊辰受教定以職田勢所難行而格外折受並禁之河陽之田還賜民人○冬十月御晝講侍讀官李健命言畿民困於郡縣除役之弊蓋田税大同之外出薪芻雉雞氷以供之例也其以油蜜紙魚代之者曰除役除役稍便故吏民互爲利不除役者爲最困宜禁之　上命廟堂稟處遂罷之○上下備忘記曰藐予小子叨承

祖宗之丕緒臨乎兆民之上者二十年于茲恐墜付畀之重夙夜祗慄罔敢或忽而只緣無德政多乖舛以言乎朝著則忠邪莫辨翻覆相仍今雖悔悟化理更張而委靡之勢日甚一日若何以挽回耶以言乎生民則軫恤之意非不切矣澤不下究怨咨朋興瓦解之形迫在朝夕若何以拯救耶嗚呼國計民虞到此地頭譬如大病之人氣血耗竭俞扁之技亦末如之何乃者時候失常雷雹之變頻作於純陰閉藏之月而爗爗虩虩不寧不令

嗚呼天之降災祥各以類應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事之失於下而譴見於
上然則今日召災豈無所以或者對越有所
未至而怠勝敬歟此心有所係著而私勝公
歟骫骳成風而狂戇之論莫聞歟野有遺賢
而緇衣之誠未篤歟俗多侈靡而傷財者衆
歟刑獄多滯而抱冤者多歟是何皇天之疾
威至此乎嗚呼君之事天猶子之事父父之
容色少有不豫為人子者但當咎責之不暇
自古人主遇災而戒慎則安輕忽則危敬肆

之間吉凶並判予當益思盡修省之方而其
可無求助勅勵之道乎承旨代予草敎宜自
政府廣求直言君德之闕遺朝政之得失生
民之利病悉陳無隱言雖不中予不罪焉嗚
呼咨爾大小臣僚自乃祖乃父世篤忠貞遭
茲岌業之秋勿謂不足與有爲而棄予必須
乃心王室奉法率職少荅天譴政院請以
上旨布告中外再啓始允之○十一月掌令
金灝上疏陳戒 上批曰耽玩留批之說雖
不諒予心而忠愛陳戒無媿古人看來嘉歎

可不體念予旣悟其失而納讜言矣君臣之間貴在誠信寧容假飾如欲臨觀則何必建屋而後爲之哉從前親臨泮宮輦過玆路自內時或出御以瞻羽旄之美而地勢淺露太無內外之別頃年構成數間實爲是而非遊賞也長時封鎖耳目所及非可誣也仍下虎皮賜之曰表予嘉尙之意○十二月戶曹判書李世華請對言咸鏡道年飢特甚人參牛黃應納價布田稅米布及軍民役布差等蠲之以慰羣情諸道各被蠲役之惠而惟都民

獨不與焉今年藏氷所出之米宜除之 上
並許之○下備忘記曰一道之內方伯閫帥
各有攸職設官之意實非偶然而惟此江原
一道獨無制閫之任摠以軍政殊涉踈虞兵
使則雖不可猝然刱設春川防禦使勿以文
武交差每遣從二品武臣而必擇聲望表著
可爲閫帥者畀之留意戎政事下兵曹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九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

肅宗朝十

乙亥二十一年春三月下備忘記曰予於燕閒之時未嘗不親近書籍曾讀宋史至岳武穆之事不覺曠世相感千載起敬也噫當夷虜猖獗乘輿北徙之日慨然以一雪國恥恢復帝業爲己任力排和議奮忠破賊兩宮之還指日可期而兇賊誤國忠臣陷於毒手五國空照寒月此千秋烈士之扼腕慷慨處而況其四字之分明涅背婦人之抱瓶投井莫非

天性之自然忠孝之所感可謂凜凜若白日
秋霜也予意欲以此人特爲合享於永柔諸
葛武侯之廟以樹百代之風聲其令禮官稟
旨擧行○夏四月 上命掖庭僕隸牽入一
槖駝於宮中承旨朴世㷕李壄等以不育奇
獸之義論奏陳戒 上答曰買來之宮奴已
自該宮治罪而使之韃爲牽來者不過一見
其物象而已有何留畜之意哉今觀啓辭出
於愛君之誠予甚嘉尚即令留門出送焉○
秋七月引見大臣備局諸宰左議政柳尚運

陳宮家折受事曰每宮二百結折受乃是定式而今則過於定限者甚多若於二百結定限之外盡爲華罷自朝家量給米布銀貨使該宮自備庄土得以成樣則好矣又曰庄土未備之前限年賜以公賦稅則公私俱便矣壽進明禮於義龍洞則事體異於他宮事曾有別判付矣此四宮及明善明惠兩房則以戊辰年爲限戊辰以前折受處則仍存以後折受則盡爲華罷似好矣 上皆從之仍曰此後永勿折受可也○九月 上下備忘記

于政院曰大病之餘少有思索輒必氣升而此則關係民事不容少緩故書下備忘記即速下諭其文曰嗚呼惟予小子以無才無德臨乎爾等之上于今二十一年矣以一身之眇然作萬民之父母莫敢遑寧早夜以思者一則安民二則保民而秪緣明不足以燭理政不知其要領懷保之策日講於細氈之上而惠澤閼而不行愁歎之聲日起於蔀屋之下而倒懸莫之能解噫爾等之困窮若此則視聽自我民之天安得不赫然威怒荐降饑

饉乎嗚呼邇來十數年之間使爾等無一日
奠居之樂有連歲殿屎之苦者究厥所以職
由於不能盡君師之責寔予之過也常自愧
赧若隕淵谷嗚呼今日之事尚忍言哉皇天
降割災害並臻百穀不成八路同然狀聞隨
續罔非驚心正當收稼之節流丐載路景象
遑遑則不待來春靡有孑遺之慘將復見矣
玆實關存亡之機敢曰流行之災耶嗚呼爾
等無罪無辜生此不辰酷罹荼毒天乎天乎
胡寧忍斯臨餐嗚咽撫枕長吁寧丁我躬尚

寨無吪也嗚呼昔當庚辛之灾荒使環東土數千里之生靈得免盡劉之慘者實賴我先王至誠拯救之澤嗚呼我 先王至仁厚德之入人者可謂至深矣嗚呼爾等乃 祖宗之赤子則綏予不穀豈忍忘 先王之遺澤而棄予流散乎嗚呼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予方與廟堂諸臣晝夜思度一面減削其御供一面節省其浮費以為竭力濟活之計切顧爾等之忍飢忍寒各保妻子毋或離散毋或竊盜也予豈食言者哉嗚呼予非爾等之

父母爾等非予之赤子乎父母之於子或有
疾痛痾癢扶護之方靡不用極者至情所在
自有不期然而然矣今日寡昧之於爾等愛
欲其生之心亦何異於此哉嗚呼一紙播告
亶出悃愊爾等庶幾哀予而動聽也卿其須
以此備悉記明白頒布于民間俾知予哀痛
惻怛之意仍念連年設賑中外積儲罍恥之
餘遭此振古所無之凶歉移民移粟茫然無
計嗚呼若何而善為賙賑民無捐瘠耶日夜
焦心罔知攸措咨爾方伯體寡昧宵旰之憂

效先賢浙東之政夙夜匪懈一意賑事苟有
利於赤子勿憚頻繁劃即條奏毋貽後時之
歎又必申飭列邑察其勤慢嚴其黜陟使荒
政無一毫未盡使吾民無一入塡壑則卿等
亦受其福祿矣且也勸諭盖藏者必須相出
相資毋或為獨活之計則此亦救民之一助
也至若諸道閫帥各鎭邊將雖無專掌賑政
之事各自有管下之軍卒而軍卒亦一民也
苟不悉心撫摩顚連之患在所必至寧不惕
然矜憫乎卿等並宜着實奉行事下 諭于八

道監司兵水使及兩都留守○禮曹請以陳
賀時各道方物物膳依封進例　上以年凶
特命外方物膳停封弓矢筒箇外方物亦勿
封進○上下教曰今年大侵振古所無節届
收穫已有饑莩則來春填壑之慘不言可想
念及於此不覺心斷也予惟凶歲救急莫如
橡實故曾已留意分付關內諸處使之着實
拾取而此亦不實所得僅二十斗矣意在救
民則不必拘於多少故特下該廳且諸宮中
除尤甚板蕩者外內需司來一百石木綿八

同布子七同壽進龍洞兩宮正租各一百五十石並下該廳俾補賑資之萬一而其中壽進宮以祭祀宮家遺儲不敷令方措据追後出給内帑所藏中鹿皮十五張胡椒二十斗丹木三百斤白礬二百斤亦爲下該廳知悉舉行○上以饑荒舉動時皷吹及殿庭軒架永昭殿大祭時軒架並命限明秋陳而不作○冬十月 上下銀子二千兩于賑恤廳使補賑資○十一月御晝講 上曰明火賊承款於捕廳變辭於刑曹者曾命更送捕廳矣

此後則變辭者刑推三次後更送捕廳取服
後又送刑曹如是者三度則直為結案正法
事分付其中情節不分明者令該曹更為禀
處○領議政南九萬言宮家折受革罷後一所
謂代受者尚存請以各軍門各衙門屯田充
給宮家宮家代受之民田則盡為出給宜矣
上曰不必充給直為革罷此後勿令代受可
也○下備忘記曰予按禮記孟春元日祈穀
于上帝農者為國之本而孟春一歲之首則
是月上辛祈穀者豈偶然哉噫今年八路之

大侵實是前史所罕賑穀難聚餓莩相續而
予之所大懼者正在嗣歲以穡事之豐凶環
東土億萬生靈之死生判焉赤子靡有孑遺
國家安得獨存此予之所以倣古制而爲生
民欲躬諸社稷虔誠祈穀者也其令禮官議
于大臣舉行○命賜領敦寧尹趾完柴炭教
曰遣人存問則位至三事無異寒士眞可謂
宰相也輸送柴炭以表至意○上下御札於
領敦寧尹趾完勉諭造朝之意手書略曰大
臣之久離京輦在治泰尚云不可剡茲國計

民憂已到百尺竿頭之日乎卿之沈凝之量
敦確之操終必有賴於末路頹俗此予之所
以欲致之而後已者也玆以手書丁寧申諭
卿其體諒安心偕來○十二月遣禮官致祭
宣額于故判書吳斗寅故應教朴泰輔之祠
○上親製咸興永興兩本宮 神德王后追
祔祭文以送教曰咸興永興兩本宮祭祀曾
前則以別差次知舉行而無祭文矣今此
神德王后追祔之禮既因外朝陳達舉行且
令本道監司題主則事體之重大與前自別

令此兩宮祭文親製以送出於重事體之意
也祭物令別差依前設行而獻官則以本道
監司差定之諸執事以本官及參奉差定事言
于該曹

丙子 二十二年春正月 上下備忘記特諭于
八道監司曰獻歲發春草木皆欣欣有生意
而哀我無罪無辜之億萬生靈獨罹此罔極
之饑饉仳離道殣之慘在秋冬而已多矣今
日氣象之岌岌尤如何哉今日即是丙子也
追惟往事念彼民事殆有甚焉噫干戈搶攘

危莫大矣而猶有避禍全軀之地而今則八
路大侵以穀爲名者無數畝之成實以食爲
天者無卒歲之糊口雖欲行乞而亦不可得
則赤子之阽於危亡莫今日若也噫君之於
民猶父之於子也子有疾痛醫治之道宜無
所不用其極如或宜施而不施有一毫未盡
則其爲悔恨當復如何哉今日國儲可謂哀
痛中外蕩然無可着手處縱欲大段施惠其
道無由也然而君臣上下晝思夜度一以救
民爲主一政一令之利於民者劃卽奏達毋

致闕漏外而監司守令正當開賑之時必體
予前秋播告之旨以民飢與同飢爲心反復
料量另加賙賑切勿以飢民口吻中一合之
米爲奸吏潤橐之資也以一道赤子之生死
付之於卿等其責任之重爲如何苟不以至
誠無以救涸轍而副予意也彼至愚而神者
豈不知誠與不誠乎守令中別有無狀底人
憑藉財利立視民死者予則孥戮斷不饒貸
噫比來竊發無處無之行旅幾乎斷絕此雖
由於人心之不淑亦未必非飢寒切身之致

正所謂得其情而哀矜者也在上之人若能以德教化民使民雖窮而不忍爲至不善之事則寧有今日之患耶是予所以中夜痛歎者也咨爾方伯明聽申誥毋敢或忽而至於止盜之方勿爲專尙譏捕必先勞來安集之政以盡承宣之責少紓宵旰之憂且農者天下之本也雖在平時猶以勸課爲務況於今日乎東作不遠亦宜申飭列邑禁民逐末皆使歸農服田力穡俾得有秋豈非所當行者乎卿其知悉惕念舉行○以年凶減八路今

年税豆之半○上謁宗廟永寧殿下教曰太廟奉安冊寶屢經兵燹餘存無多到今追上有不便之端固難輕議而至於樂章之未備者不可不趂夏享釐正此意言于主文之臣○下教曰東西色目已是難救之痼弊而士類之中打成一片其為不幸可勝言哉日昨草野之疏以老少所尚各異等語肆然揷入有若美語者然告君之辭决不當若是此必未之深思故玆用開示焉○傳曰設粥所須送別監持來飢民所喫之粥合數頗優米粒

稠厚矣欲觀終始之如何又令持来則非但
合數大不及於前米粒亦甚稀淡若此不已
殊非設粥本意飢民決無頼此生活之理東
西設粥所以此意各別申飭○三月有男子
犯夜禁禁衛營邏卒執之貴人金氏之奴力
奪而免之至毆傷邏卒禁衛營請逮治其奴
上許之○御晝講　上曰天下事太快則反
有病日者筵中私鑄舍置者定律也諸臣所
陳多異同而大臣力言當置之死夫以殺人
論之必加功然後罪至死私鑄者既以殺死

論而舍之者亦死無乃太重乎且大臣以刑曹刑杖之不嚴欲去拘忌夫禁府刑曹杖法既與鞫廳異刑則豈可一日累刑輕變舊章以開後弊乎予未知其可也○夏四月左議政柳尚運上劄請於大內修改之役十分節損以示不敢豐豫之意荅曰憂愛之誠予甚嘉歎上年秋已曾修理處則勿爲磨鍊以示節損之意○秋八月 上謁昌陵親祭雨作上曰雖沾濕衣冠民事却可幸也謁敬陵遣官行祭詣翼陵親祭仍拜順懷世子墓指畫

邊一墓謂左右曰是誰墓也對曰 睿宗大
王長子仁城大君墓也 上曰年久荒蕪心
甚盡傷遣禮官致祭改莎草◯冬十月玉堂
官李鼎命請吳斗寅朴泰輔妻子給料終身
李廷謙仍陳泰輔父世堂尤宜先施周恤
上命本道周給◯上及中殿世子及嬪宮詣
宗廟行展謁禮其儀殿下立位於廟戶外之
東西向王世子立位於殿下位之西南北向
中宮殿拜位於廟戶外之西東向嬪宮拜位
於中宮殿拜位東南北向殿下王世子具翼

善冠袞龍袍出還宮時鼓吹並陳而不作殿
下王世子改具冕服入就廟庭行四拜禮中
宮殿王世子嬪加首飾具翟衣尚宮前導陞
自西階至立位尚宮導殿下王世子陞自阼
階至立位中宮殿王世子嬪行四拜禮訖尚
宮導殿下王世子入小次尚宮導中宮殿王
世子嬪還就齋殿左右通禮導殿下還齋室
殿下王世子改具翼善冠袞龍袍還宮○王
世子世子嬪詣永昭殿展謁其儀王世子立
位於殿户外之東北向嬪宮立位於殿户外

之西北向王世子具翼善冠袞龍袍出宮詣
慶德宮入齋室改具冕服入就位行四拜禮
殯宮加首飾具禮服守閣前引陛自西階至
展謁位守閣導王世子陛自阼階至殿戶外
立位典贊唱四拜殯宮四拜訖守閣導王世
子還入小次守閣導殯宮還別殿訖相禮導
王世子還齋殿○十二月 上得王世昌豳
風圖二幅命吏曹判書崔錫鼎撰詩以進錫
鼎撰二篇仍劉陳行仁政之意以寓勉戒
上優批嘉奬賜鹿皮一張

丁丑二十三年春正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召吏曹判書崔錫鼎進前教以獎用循吏之意錫鼎陳行仁政之要仍請抄善治守令陞擢州郡允之○下備忘記于咸鏡平安兩道監司使之救濟民生登聞弊瘼又以北道宂荒孔棘命三名日物膳限明秋停封又下備忘記諭西北御史使之救濟民生宣布德意○二月江原監司俞得一陛辭 上引見諭以盡心賑政勸課農務之意仍命以田野荒闢為守令之殿最○三月 上幸淑徽公

主家行臨吊禮　上自幕次步進公主几筵前南面坐主人以下列於庭下四拜訖禮房承旨金世翊唱引主人上通禮引主人陞自東階　上西向跪通禮唱哭　上憑几而哭近侍以下皆助哀通禮唱止哭近侍以下止哭都承旨金載顯進請止哭良久　上乃止哭百官奉慰問安後　上命近侍以下皆出
○閏月御晝講是日畢講大學衍義講官陳是書乃人主龜鑑雖於畢講之後亦宜常加覽閱　上曰真德秀十年覃思用功甚勤今

見此篇怳如其人之在側其於治道甚切至當各別留心焉○夏四月 上親禱社壇還宮之路駕臨義禁府前路駐輦街上名承旨史官及大臣三司禁府刑曹堂上入侍 上曰旱灾此酷親自禱雨而微誠未格雨意邈然言念民事實爲罔極應天恤民之道宜無所不用其極予意禁府典獄時囚罪人中綱常殺獄強盜外皆欲疏釋之領議政柳尚運左議政尹趾善曰纔經親禱行過此地駐輦下詢欲爲疏釋實出爲民之至意何所不可

持平趙泰老請並釋外方罪囚尚運又請並釋捕盜廳罪人 上命並放之又命應入歲抄者皆蕩滌禁府刑曹堂上持囚案奏其罪目 上命招禁府典獄囚人六十餘名悉諭駕前諭之曰今此駐蹕行赦實出遇災憂民不得已之舉非以汝為無罪也汝輩各自警飭勿復犯罪若或再犯更不汝釋也罪人多有感泣者 上見罪人蓬頭鬼形蹣跚顛倒惻然曰天之生民厥初何異而此屬陷罪久囚皆成鬼形大禹之泣辜信然矣且見此屬

流丐慘然之狀可以推想昔我 宣廟値癸
甲凶荒除出御供米以賑飢民此實 聖祖
恤民之盛德豈非今日之可法乎其令該曹
御供米參酌除出以補栗島粥資非以升斗
之米謂能普濟欲示予猶己飢之意也副提
學徐宗泰曰 聖上憫旱憂民之意至此天
意豈不感動伏願務積誠意毋少間斷宋高
宗禱雨將出而天大雨時人謂之方寸來雨
人君誠心對越則感應之理如是矣 上曰
當體念焉○還宮後下備忘記曰嗚呼天降

喪亂饑饉荐臻道殣相枕慘目傷心父而殺
子人而食人化爲龍蛇在在羸聚使斯民爲
此至不忍至不善之事可勝痛哉嗚呼予不
能懷保致此境界一則予咎一則予愆夙夜
痛歎無樂南面不料亢旱之慘又至於此凄
風毒霧殆浹三旬大地焦赤萬姓嗷泣失今
不雨人類將盡代犧桑林誠切自焚而徽誠
未格視天夢夢噫倉庫罄而私蓄竭將立視
其死耶嗚呼昔當癸甲凶荒饑莩日積 宣
廟至有先死不可得之教今日小子之心

聖祖當日之心也自今避正殿益加寅畏修
省之道政府廣求直言君德闕遺朝政得失
以至賙濟之方悉陳無隱苟有利於生民吾
何愛髮膚乎嗚呼二紀臨民不穀無良自速
災沴又躬慚恧夫復何言而但念上下交修
有不可已則豈無一二可言乎今日朝廷可
謂極渙散矣各立門户習成傾軋間入微過
如得奇貨枝節層生疑怨無限一日二日又
覆沉痼一向泄泄甘為亡國大夫其果合於
道理耶咨爾大小臣僚明聽予訓精白乃心

毋曰旱災是適然毋曰黨論不可破式克欽
承少答天譴至於蕩滌垢瑕疏通滯鬱甄拔
人才慎簡字牧亦有國之急務其令廟堂別
爲稟處而減膳禁酒勿擊鼓等事劃即舉行
○御晝講 上曰書筵開講之時不但講說
文義而已必以閭巷物情艱難辛苦之狀反
覆曉諭使耳聞熟習可也○五月以旱災愈
酷命初六日親禱于南郊以罪己之意措辭
於祭文中又教以 太祖高皇帝悶旱憂勤
徒步詣壇降輿之處設於稍遠之地○設壇

祭關西餓死人 上親製賜祭文其文曰噫
予涼德纘承丕緒二紀于玆矣政多不善澤
鮮下究自速皇天之俾怒降此頻年之大殺
哀八路之生靈擧相塡于溝壑村落蕭條殆
同離亂荒田廢畝滿目傷神而矧乎遐矣西
土抑獨何辜偏罹荼毒首尾六載洊饑之急
南北奚殊嗚呼今之饑饉疫癘維其棘矣念
彼無辜生此不辰父子不相保夫婦不相救
兄弟不相恤而至有人相啖食之變是豈本
性增予悲盡也嗚呼慘矣顚仆於道者莫非

流丐暴露於野者莫非餓殍孰招汝魂孰尸汝祀無依無託不其餒而嗚呼西門其虛矣邦本其蹶矣尚忍言哉嗚呼予非爾等之父毋爾等非予之赤子乎惟予無良在平日而既不能推若保之惠囷廩空竭當此時而又不能盡賙濟之方使我同胞之民罔極之禍到此地頭則何異於予殺爾等也嗚呼父母之懷當復如何心焉若割涕淚河傾嗚呼又覆思惟一則予罪二則予罪譴罰是甘而吾民替受其殃悠悠蒼天胡寧忍斯直欲溘然

而不可得也嗚呼天運循環極則必反廼理
之自然庶幾自玆以往多黍多稌少紓倒懸
矣不幸旱魃肆虐彌月愈甚麥旣大無禾又
盡槁差過數日靡有孑遺夙宵焦迫不遑寧
處也嗚呼一婦抱慟三年亢旱況無罪無辜
之相續以亡者不可計數而周知者耶嗚呼
悲呼冤哭結而未散足以傷天地之和則關
西一方殆有甚於諸路也予是庸惻怛爰命
道臣擇地為壇集爾羣靈侑以清酌誥實由
中理應感通嗚呼爾等其携朋挈儔來享我

庶着以歆我至誠解爾煩冤導迎和氣庶幾癘之永除底國家於泰寧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秋七月下備忘記曰國家不幸饑饉荐臻八路元元大命近止矧茲西北受害偏酷而關西抑有甚焉以前後狀聞觀之人民死亡恰過萬數矣此外落漏者安可勝計耶嗚呼饑火所迫倫常滅絶而至于人而戕人之肉可謂極慘毒矣雖兵火之禍何以加此而求之往牒亦所罕有當此之時予實無樂南面靡安玉食也昨者監賑御史之回也觀其

書啓聽其面奏令人傷神不覺嗚咽目今賑
政雖畢嗣歲之慮想必倍焉而況穡事之更
無他究又未可必者耶然則豈敢以一時罷
賑遽弛懷保之心乎必也如慈父之護稚子
若大病之善調將然後萬死一生之民庶有
蘇息之望而朝家軫恤之澤亦可有始而有
終矣宜令廟堂就别單中可以採施者有可
行而闕而不載者並加商確稟旨舉行仍念
連歲大殺道殣相枕此皆無罪同胞之民也
内而有司外而方伯已體朝旨随即埋置而

安保其無暴露之尸乎昔者文王鑿沼而命
葬無主之朽骨文皇散帛而俾收亡卒之遺
骸哀此累萬之餓鬼不啻朽骨孔棘之災荒
殆甚金革惻怛之心油然而生合有明勑京
外之臣着實掩瘞之舉亦宜知悉用副至意
○八月 上以侍講官李寅燁受由往來湖
中問農事寅燁俱以所見白之 上軫念民
事遇有自四方來者輒延見咨訪如此○冬
十一月白虹貫日政院陳啓以戒 上優批
仍下備忘記曰朝者書雲觀奏陰虹貫陽之

變蹶然而起仰觀乾象冠履交戟景色甚惡令人驚怖久而靡定也嗚呼今日是何等時耶上天偉怒荐降饑饉餓莩相連人類將盡國之存亡間不容髮鴻鴈之詩未足喻急已不勝其夙宵憂遑矣非常之災咎疊見於此際未知何樣禍機伏於不覩不聞之中而譴謫警寤至再至三哉於此有以見天心仁愛必欲扶持而全安之也若何以若天心而解民怨耶思之至此丙枕何安嗚呼變不虛生必有所召則今玆致異豈由一人德涼政厖

益切危懍罔知攸措也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逮言雖不中予豈加罪嗚呼朝廷者四方之根本而不幸論議橫潰門户各立互相攻擊殆無寧日奚暇專心國事同舟共濟乎若不痛革此習末流之害必至於亡人國而後已可不懼哉咨爾大小臣僚體交修之至意念國勢之泮渙克祛私黨奉法率職俾有實效毋歸空言

戊寅 二十四年春正月備忘記曰予以寡德纘承丕業夙夜祗畏罔敢暇逸勵精思理志非

不切而仁不被物政多紕繆姑舉其大者而
言之則賦稅之不均由經界之不正也白骨
之徵布由身役之偏重也黃口之編伍由軍
制之漸廢也守宰慎簡而貪暴居多割剝是
事而膏血殆竭痼弊予所知而不知其善變
汚吏予所憎而無一人抵法民之困苦莫此
時若也人怨登聞于上天災乃降于下旱澇
風霜饑饉薦至恒暘於南訛之節肅殺於流
火之月三年大侵災出一套敢曰流行亶係
存亡嗚呼粥茲畿甸湖西實我國家根本而

遭害愈酷蕩無農收豈非天戒孔昭深警予
衷也耶俯仰跼蹐憂慚何極嗚呼言念今日
之國事可謂痛哭之不足也積爲飢火之所
惱牿亡秉彜之良心骨肉相棄屠竊相食道
路乞丐殞斃繈續鄉廬空虛烟火斷絶正當
陽春布和萬物暢茂而不惟賑貸荒無計策
種粮俱乏農耕不興苟或東作又失其期將
若之何哉嗚呼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若已
推而納之溝中則況萬姓之顒顒垂死不啻
匹夫匹婦之不獲寡昧之痛切心骨又不啻

推納溝中也愛欲其生乃父母之至情八路
仰哺似赤子之啼饑而財穀殫盡不能普濟
惟戩暨湖切欲專意而空言無補實惠未究
是豈與戩湖之民而棄之也豈王政之所忍
為者乎嗚呼致咎之本職由一人上帝降格
寧丁我躬哀此元元何罪何辜事已至此無
可奈何然而濟人之急奚待盈豐予已與廟
堂之臣反覆商確略有區畫爾等須勿以予
言為不可信也嗚呼予雖無良作爾等之父
母惟我　祖宗之至仁厚德浹爾等之肌髓

胡忍忘　祖宗之遺澤棄父母而去乎嗚呼
連年設賑私蓄亦罄而子大夫如能體朝廷
之德意以獨活而爲恥賙恤窮餓全活衆多
則褒賞之典予豈吝惜哉嗚呼以萬民之命
付旬宣之臣卿其極慮與我同憂招集父老
諄諄布告申飭列邑孜孜賑政或以便宜或
以狀聞稍有涉於利民則勿憚於頻煩至若
勸課農耕另加着意畢竟戶口無損田疇不
荒者宜居第一別爲具奏嗚呼一紙丁寧言
非騰口必精必詳用副予意事下諭于京畿

監司仍念前此凶歉不如近歲一視同仁推
廣惠澤而獨於今日有若秦越者此豈厚薄
於同胞之民而然哉蓋緣事力之不逮而其
失如保赤子之道則大矣罔非予咎也關西
一方首尾六年災害之作愈往愈甚至於清
北五六邑一望蒿蓬便作空虛兵燹之禍未
足以喻其慘也即今歲事已新賑饑勸農在
所當先亦為下諭于諸道方伯及留守○備
忘記憶國家不幸東西標榜迺來百年輾轉
沉痼可勝歎哉然而自其在上者一視之道

觀之則莫非王臣譬如父母之於諸子本無
愛憎之別也況我國偏小門閥是尚用人之
路已患不廣而朝廷之上一進一退半國之
人又多滯鬱此弊不除何以爲國推究其源
實予不能以大公至正建極于上有以致之
我責我躬心焉慚恧在下之人亦豈無不避
釁爭銓曹操公議收錄而或托疾不來或乍
進乍退全無誠實底意如李湜睦林重之事
是已向所謂不避者此也噫目今迫切之憂
莫如民事而朝廷卽四方之標準則鎭定保

合獨非急務耶嗚呼陽春載回和氣藹然與時俱新寧不在今其令銓衡之臣除關係名義者外略其過而用之有其才則舉之以盡蕩平之道惟爾諸臣滌心易慮毋如前日之為用勉共濟之圖而至於是非所在不可不一定而不撓如有誣詆兩賢伸救凶黯者則投畀有北以嚴懲惡焉○備忘記我國之制晋接輔相與樞密之臣一月之内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濶而況民憂國計到此地頭之日乎從今賓廳之會更定其式每月以

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爲日次

丙六次之中三次則原任大臣亦令入參以

爲聚精會神共做國事之地○備忘記人主

作萬民之父母一人之饑猶己之饑一人之

寒猶己之寒也矧令餓殍日積於市而莫之

救曷堪痛傷連觀京兆之啓五日之內僵屍

之填壑者計以四五十數通一月計死者幾

許噫雨露之惠枯蘗均霑王者之澤禽獸亦

及則惟彼流丐於道路者雖非土着之農民

以枯葉禽獸亦及惠澤之義推之則豈忍立

視而已耶其令賑廳時加濟恤更飭諸部着
實擧行用示予惻怛之意○領府事南九萬
上疏引年請退荅曰禮記有不得謝之語此
君不許其致事之謂也禮經之意若是著明
予之倚重不啻柱石則許其謝事萬無此理
○二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盛言近來
士大夫徒惑於風水之說遷葬者相繼其弊
不貲特命嚴禁戶曹判書李濡言雖是禮葬
之喪隨其遷葬時輒施恩典非矯弊之意
上命自今遷葬時勿許禮葬○上曰孟子曰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目今饑饉荐臻
國家艱虞兩年兩時無別警宜及此時有別
操振作之道我國民役苦重軍政甚疎黃口
之編伍白骨之徵布尤爲可矜此等弊端必
須於大頭腦處從容講究量宜變通後庶可
有實效矣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此非立談
間可定之事須相與反覆商確必以痛革爲
心可也○冬十月 上親製祭文遣重臣行
厲祭于南郊祭文曰噫予不穀纘承丕基德
凉政厖獲戾神祇饑饉薦酷四歲于玆予遺

視而已耶其令賑廳時加濟恤更飭諸部着
實埋骨用示予惻怛之意○領府事南九萬
上疏引年請退答曰禮記有不得謝之語此
君不許其致事之謂也禮經之意若是著明
予之倚重不啻柱石則許其謝事萬無此理
○二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上盛言近來
士大夫彼惑於風水之說遷葬者相繼其弊
不貲特命嚴禁戶曹判書李濡言雖是禮葬
之喪隨其遷葬時輒施恩典非矯弊之意
上命自今遷葬時勿許禮葬○上曰孟子曰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目今饑饉荐臻
國家艱虞兩年兩時無別警宜及此時有別
撫振作之道我國民役苦重軍政甚踈黃口
之編伍白骨之徵布尤爲可矜此等弊端必
須於大頭腦處從容講究量宜變通後庶可
有實效矣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此非立談
間可定之事須相與反覆商確必以痛革爲
心可也○冬十月 上親製祭文遣重臣行
厲祭于南郊祭文曰噫予不穀纘承丕基德
凉政厖獲戾神祇饑饉薦酷四歲于茲予遺

黎氓寒癘又罹自春徂冬日熾月滋靡村不
及無地可移積屍相枕八路京師菑異之慘
古來亦稀我爲民主國以民依一人有罪萬
姓阽危夙夜遑遑莫救燃眉寧丁我躬尚庶
幾知仰惟明神衛我邦畿功利斯博民以賴
之心切恤患匪神伊誰爰遣重臣薦誠陳辭
祀事孔明是享是宜感則必通陰騭亟垂○
因前縣監申奎之疏命會宗親文武百官于
大庭以魯山愼妃追復位號事問議　上遂
下備忘于賓廳曰予竊惟　光廟受禪之初

尊奉魯山爲太上王矣又命月三行起居之
禮矣不幸末梢處分恐非　光廟之本意而
究其源則由於六臣也六臣旣褒其忠節則
於其故主之追復位號未知其更有嫌碍而
皇明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倣而行之矣
予以爲今玆追復益有光於　光廟之盛德
也噫日者申奎之疏屢讀未半傷感之懷自
切于中而未嘗以輕論重事有一毫不平底
意思此所以先詢於筵席者也嗚呼神道人
情不甚相遠無乃　祖宗在天之靈悅豫於

冥冥之中而有此相感之理耶以踈逖之臣論至大之舉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行則更待何日乎噫天王家慶事自與匹夫不同是以或夬揮乾斷不拘拘於論議者自古有之矣事苟可行何必持疑其令禮官亟舉縟儀至若愼妃之事今之議者多以追復為不合於禮而引古語為喩是固然矣貞昭二陵追復曲折之與此差異予亦知矣躋祔太廟位居 章敬王后之右是又難便之一端矣如沈温之故事 中廟非不洞知而一再啓即

允先正之疏可謂復位之善機會而伊時下
政院之教未有開納之意抑未知別有不可
復之事勢耶仍記昔宋郭皇后廢為淨妃越
明年遣使存問頗示悔恨又明年追復后號
以禮斂葬而然其廢其復皆係仁宗朝事向
太后以哲宗平日悔悟之意特復廢后孟氏
之位而今日之事大有所不然天意所在未
敢忖度而強躋清廟於殆近二百年之後者
果何所據耶頃見百僚之議或以魯山之事
尤為難處而以予言之其所以難處者恐在

此而不在彼也反復以思終涉重難未知何
以則能不悖於禮而合於稍加尊奉之道少
慰抑鬱之人心耶咨爾大臣六卿判尹三司
宜各陳所蘊諸臣各以所見獻議 上曰
聖祖當日之意雖不敢忖度猝然追復實涉
重難而只就 先朝已行之事而行之則殊
無追加尊奉之意依順懷昭顯廟例內官守
直太常備送祭需無祝行祭似不至於難便
而亦可為稍加儀節之道矣右議政李世白
亦以為宜 上命依此舉行後領議政柳尚

運又言愼家所奉神主以廢妃愼氏爲題廢字已不可仍存而若去廢字則妃字亦不可書今過百年之後改題亦難且節目間事亦與順懷廟有間宜有減數之道世白以爲題主則仍其舊題以存據實直書之意不害義起儀文則就順懷昭顯兩廟之制而可用者用之可損者損之恐合事宜判府事崔錫鼎以爲題主以潛邸時名號某郡府夫人書之儀文比兩廟降殺爲當 上命依領右相議施行後禮曹就議廟堂令守僕守直○引見

大臣備局諸臣時將擧魯山大君復位儀節領議政柳尙運陳稟京則以復位祔廟爲號外則以封陵爲號各差都監提調禮曹判書崔奎瑞又陳各陵象設繁簡不同之狀請遵用故例　上以厚陵石物最簡且小令依此例爲之此後仍著爲定式後因崔錫鼎所達又依貞陵敬陵例不設武石奎瑞又言前頭當有祔廟之節而新祔主即已祧之位似當直入永寧殿而係是變禮宜預先講定柳尙運李世白皆言當直躋永寧殿奎瑞又言魯

山大君及夫人神主今方奉安於故參判鄭
重徽家以重徽名旁題云以神德王后祔
廟時華觀之題主處未有憑據羣議不一末
乃定行於幄殿矣喪禮題主必於魂帛所在
處其義可謂精微今此神主雖是私家所奉
既是神道百年憑依之所前頭題主時似當
就此家行之而題主決不可就行於私家似
當移奉以俟題主尚運言神德王后祔廟
時因先正臣宋浚吉收議以景福堂爲后平
日所居處之地設幄殿而題主矣今則神主

之不可仍奉私家誠如禮官言就淨潔處移
奉題主後仍為埋安似合處變之道 上命
並問議于大臣儒臣皆以領相言為是領府
事南九萬於新祔主事曰太廟所奉 太祖
太宗世宗之位於新祔主皆是 祖宗也雖
曰當祧之主過 祖宗所奉之廟門而不行
朝謁之禮直隮於永寧殿豈不未安乎若欲
朝謁於太廟則自 世祖以下八位皆當奉
降於階下列于新祔之下此等變節苟非深
明禮意者誠難容易為說及至永寧殿以新

祔主亦當先行朝謁之禮雖均是祧主位次
在於新祔主之下則亦當奉降于階下此皆
無於禮之禮云後日 上又以魯山既復名
號而神主不宜久奉私家爲教筵臣或言既
以臣子之名爲傍題不可移奉殿閣 上以
所重有在不必拘此小節爲教尚運又以爲
遜位以前在於景福宮遜位以後在於昌慶
宮請定於此兩宮中 上以景福宮無家舍
命定於昌慶宮時敏堂後又以南九萬收議
中祔謁禮事下詢曰 神德王后祔廟時因

宋浚吉收議不行祔廟禮此事何如尚運曰
領府事疏中奉降之說實是深思禮意之言
也但伏聞　莊烈王后祔廟時在下神主無
奉降之節今則只當以從先祖之意行之且
宗廟新祔之主入於廟門而亦無朝謁永寧
殿之禮則今以過神門之故而行朝謁禮於
太廟係是莫重禮節不敢臆斷以對　上曰
宗廟既已先告事由則雖不行祔謁禮似無
所妨而　神德王后祔廟時因宋浚吉收議
不行祔廟禮今永寧殿亦依此例不行祔謁

禮乎尚運曰其時宋浚吉以 神德王后之
於 太祖大王爲齊體不行祔廟禮而今則
異於是旣是 祖宗之位宜有祔謁之禮矣
上曰永寧殿行祔謁禮而奉降一節不行過
謁一節更爲問議可也南九萬又以爲今者
端宗大王初膺追復位雖當祧主實新祔輦
過太廟神門之前而不爲之一入朝謁還迤
徑行卽安于祧廟則默想神意不瑕有歉然
者乎深惟我 祖宗之意如以後孫之在壽
而得伸爲悅則無或以不得一相接過去亦

為之鈌然乎且聞古禮五廟七廟各有其宮
故凡有事於廟中未嘗有相壓相妨之嫌降
以後也皆用一廟中以西為上之制而新祔
例於先祔為子孫然則新祔之朝謁初無奉
降之禮固其宜也其或新祔尊而先祔卑則
其尊卑之間截然有君臣之分父子之等矣
尊者行禮於楹外之階卑者高處於榻上之
室只隔以簾帳晏然而自如者實恐非人情
之所安故臣於前者獻議敢有所云云雖然
朝廷之禮類以已行之前例為據廣詢之後

則惟在 聖明用中而酌處崔錫鼎以爲祔
廟之禮本自朝祖演出而禮適士有二廟則
先朝于禰以適祖廟見於儀禮經傳今此隮
祔時並謁於太廟與祧殿可以推此而知至
於廟庭升降之禮節神道異於人事何可一
一象生此一節恐難行前例有無非所可論
云 上命行太廟祔謁禮後奎瑞言行祔謁
禮於庭下則 列聖在下之位終有所踧踖
不安此先正臣宋浚吉之所以陳疏於己酉
祔謁之時者也且不祔太廟而稱以祔謁亦

不可事勢終有所難便矣應教金鎮圭又言
永寧殿則當為追祔宜行此禮而已祧之主
元無入廟之禮至於過謁既非古禮尤無可
據之文遣大臣只為告由似宜 上曰祧主
親盡已久不祔太廟直隮永寧殿既異常禮
情且缺然予意必欲行之矣戶曹判書閔鎮
長曰若以祔謁二字為未安則古有廟見之
文以廟謁為稱似好尚運言如以過廟不謁
為未安而必欲行之則 世宗大王以上龕
室啓其前門以下諸室則勿啓而以廟謁為

臚唱恐或得宜矣 上可之仍下敎于政院曰昔在 祖宗朝凡題主或改題時必親臨觀寫豈不以其在幽明情禮如是而後可無未盡耶今番題主時當親臨奉題奎瑞又言神德王后祔廟時曾有謚號只上徽號故不用謚册而只用玉册今則 世祖所上尊號既已讓而不受當以追上之意製進玉册文而謚號今始追上則謚册爲重玉册爲次宗廟諸位亦多無玉册處謚册玉册似不必並用 上命只用謚册尚運又以爲誌石例爲

埋安於退壙與長明燈之間而封陵至近之地以此動役爲未安 上命勿用誌石○十一月命大臣六卿政府西壁館閣堂上會賓廳追上 魯山大君謚號曰純定安莊景順大王中正精粹曰純大慮慈仁曰定好和不爭曰安履正志和曰莊由義而濟曰景慈和徧昭曰順廟號曰端宗守禮執義曰端陵號曰莊陵 夫人謚號曰定順純行不爽曰定比和于理曰順徽號曰端良齊敬守禮執義曰端中心敬事曰良執心克莊曰齊夙夜儆

戒曰敬陵號曰思陵初領議政柳尚運白
上曰魯山大君尊號恭懿温文夫人尊號
懿德即 世祖大王所上而 魯山讓而不
受矣今當上謚仍以此爲謚號乎抑別爲加
上謚號乎 上曰若書 世祖大王所上尊
號則可以表揚 世祖尊奉之義意而謚號
亦不可不上先書平日尊號復書即今所上
謚號可也後尚運又言尊號謚號之並書固
知聖意之有在而尊號平日所上者也謚號
大行後所上者也題主則固當並書而冊寶

事體有別不必並書仍令諸大臣獻議皆無異辭 上乃可之○移奉 端宗大王定順王后神位于昌慶宮時敍堂都監都提調以下及承旨史官兵曹都摠府堂上郎廳各一員陪從○玉堂請對入侍時 上曰古之人君修舉闕典或出於好名或出於誠心予之追復 端宗大王位號者實出誠心非一時取名之意也予嘗考見當時事蹟心有所不忍忘者而曾因陵幸過六臣墓排羣議復官爵今者申奎之䟽正合予意斷行曠典獲遂

至誠故賜海昌尉書曰自今以後庶無遺恨
云云此可見予之本心陵寢重役決不可退
行也○備局引見時　上曰君之於臣可謂
至嚴而設令隨罪罪之事過後不復蘊蓄況
同朝之間乎崔判府事之既罪旋叙可見予
不爲留蓄之意而金德基又爲已甚之論此
實末世弊風也　上又曰　仁祖朝李貴論
罪之啓至以梟示爲請而措語極簡約今則
雖罷職之啓張皇論列辭語過重至於監司
教書即王言代撰而專事浮張繁雜莫甚申

飭可也○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封陵都提調
崔錫鼎白 上曰思陵陵内鄭家諸塚已過
累百年依貞陵内舊塚不為掘移之例特許
仍存恐無所妨 上問于大臣而許之仍又
下教曰聞莊陵内有六臣祠宇並為仍存勿
移似宜矣領議政柳尚運曰祠宇異於塚墓
似不當仍存矣 上曰杜甫詩云一體君臣
祭祀同以武侯廟在於昭烈廟近處故也以
此推之六臣祠宇之仍存亦何妨耶尚運曰
昭烈廟未知初在何代而在漢時必不别建

於白帝城似是後人所剏也若然則恐非今日之所可為證且春秋士子聚會行祀於丁字閣至近處亦似未安　上曰杜甫詩云崩年亦在永安宮永安宮似在武侯廟近處也仍令諸臣各陳所見崔錫鼎徐宗泰李寅燁趙相愚金宇抗皆以仍存為宜閔鎮長崔奎瑞金鎮圭金時傑皆言可移奎瑞則曰祧遷園陵只行寒食之薦而六臣祠宇當有春秋芬苾之享此亦大段妨碍　上曰以園陵嚴敬之道言之固為未安而神理人情不甚相

遠見狀啓卽思杜甫之詩矣移建未知其可
也錫鼎又引皇明時功臣陪葬之例以證之
後因右議政李世白所達移建於龍虎內閒
曠處○十二月禮曹因 端宗大王復位之
慶請頒教陳賀 上可之仍命親臨題主翌
朝親行告祭陪詣太廟行躋祔禮○端宗大
王謚冊草本中頭辭都監以孝曾孫嗣王臣
書塡禮曹啓言 四祖及 明宗室書以孝
曾孫嗣王臣 定宗文宗睿宗三室則只書
嗣王臣 德宗室則書以國王臣而並無孝

曾孫三字 仁宗室則書以孝曾姪孫嗣王臣矣今若依諡冊所書則與 定宗文宗睿宗諸室有所異同事涉未安請問議大臣李世白以為十室祝辭之有異似有微意似當以 文宗室為準崔錫鼎以為祧遷 三宗室只書嗣王臣意實有在 仁宗室稱孝曾姪孫似因 仁祖朝所稱而承沿不改此則恐不當援以為例今此頭辭所稱既非深考而講定則依 三宗室例只稱嗣王臣恐為合宜 上命依議○大司諫金宇杭以癘氣

熾盛請停祔禮時親臨之舉上答曰噫今茲縟儀追舉二百年之曠典則是何等莫大之禮乎以堂堂千乘之尊拘於癘氣不敢出闕門一步地者寧有是理耶予性不畏癘近日守宰之奔避山谷者心常笑之豈可以此爲畏廢應行之禮乎予志牢定已久大臣雖力爭烏能奪予之志哉此其道理則然非出於好勝也